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五

明　紱南張　岱

名醫列傳總論

語云詩有別腸酒有別腸余言醫亦有別腸余嘗見世之名醫其智慧識見多與人殊故其刀圭所及必洞胞穿札發必有應否則庸庸憒憒其殺人也必矣昔王守泰精於舉業未嘗過問岐黄其房師某抱瘵疾不起呼守泰謂曰我之病世無起我者𤕤思之必

字泰學醫方能起我字泰承命即究心醫道一年醫學大進其師方卧床第數劑即起遂為一代醫宗蓋其爲師眞見其智慧識見高遠出人非是人決不能入我膏肓驅除我二豎也太史公記扁鵲之遇長桑君以扁鵲爲非常人也乃悉取其禁方諸書盡與扁鵲復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使扁鵲苟非其人則長桑君之禁方神藥亦豈肯盡予之哉故知

世之學醫者非具異稟遇異人讀異書人命至重慎毋輕言醫學也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不謬出而用藥往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既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仁厚但求謁者亡論貧富有一窶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註解不加穿鑿獨嘆

治眼一書不倫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啓微原機本之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甲審遂用甲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拯援於死生也是曰缺義一身也

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蒯上續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戚朋友任之狂亟鬻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缺智儒不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令世指其者曰專其科指其者曰兼其科復指其者曰非其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兼能而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

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時以藥餌事

太祖有效無風雨　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

上使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

原禮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

臣知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

視之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即復作不可

治久之晉王薨　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

有言若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　太祖病大

漸當其少間輦出左順門名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為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訣丹溪心法附餘

戴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為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乎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俟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死以書授寅寅與韓叔暘故從賓學古文詞既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為縣醫官尋

與吳江人梅巽並坐事逮入南京既至駕幸北京矣
坐發雲南吏梅巽曰雲南天末吾死矣乃自首盜入
家廟槃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棧木天壽山有監工巽
侯奇其貌令主書算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
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過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乎所
事太監患脹亦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
成祖射西苑太監往觀　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
安得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　成祖召寅

寅方與梅其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

上養黑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為

上怒與猿銀鐺之無何猿死　上益重寅術一日雪

霽與叔暘等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　上論所

以戰勝狀寅曰是天命耳　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

宜瑞不宜多叔暘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

上乃賜之御膳他日與叔暘奕御醫院　上猝至命

終奕而觀之寅連勝三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並

詞一闋　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為太子妃地道不通者十月眾醫謂胎也　上使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遣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有此人不令早視我及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數日脹益急復召診之疏方一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待妃瘥否妃脹寅藥血大下疾遂平當寅鎖禁時家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既三日紅仗前呼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為東宮所不喜至是度辭釋一

日　上示之意則未鮮大恐以誅忠徹忠徹謂無傷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　仁宗即位寅求為南太醫院以自遠　宣宗即位召入甚信用之賜為醫狀元今兩京大醫並祀寅寅有弟宏亦精藥論傳于至孫皆能為方

蔣用文句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　仁宗隨事獻規　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

以是緩救時〻請清心寡欲以殄聖治蓋以醫諫
仁宗賜之第固辭僦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 上遣
問之曰卿即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潜以潜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栝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踶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背漢卿笑不
答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瞽十年矣
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為之翻睛刮翳欻然辨五色武
城其子病胃痛不可言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

鼻中俄吐出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氏婦有妊歷十四月不產尫瘠且黑漢卿診之曰中妖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痾僂行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趍無留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竄裸奔走或歌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士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

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爇家人趍治木奚漢卿為
剔竅毋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於
越楊翁項有疣如爪大醉仆偕下疣潰血源源流几
疣破血不可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穴血止烏傷陳
氏子腹有凷捫之如罌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漢
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燔針如莢者刺入三寸餘膿隨
針射出其迸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
治之漢卿曰血澁也為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

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機為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癎

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瞀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效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所乘矣諸脉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胃與大腸也恐飢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有吳人葛乾孫為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鍈為顱顖醫嘉靖中吳人薛己為外科醫皆有名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常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之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幅蕭取藏之初不珍重一日細視之花瓣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方也大異之令其壻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武廟在襁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痼作夜分召林一

已而安明日腸白金絲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怫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會若誚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瘢膚内曰吁百日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搆形之餘穢也纖芥未盡亦無生理足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

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

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嘆奈何劑也林

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凄凄歘而陰氣舒

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煑水而烝于下其可瘳乎如

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

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

肉澁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

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肯試不效服砒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不能殺人是以可愈鄉人抱奇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景以後一人然其為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響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過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為世醫至傑更博通青
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
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胗脉主方必
臟為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工清以
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
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
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
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

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頗不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譖 上謂宗周所薦多私與賄皆俗醫也 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召傑一藥而愈 上嘆曰有醫若此謂俗醫也因尋賜傑詰責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 上每病屬傑治〻輒立效 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

虎衣一　上幸虎圈虎騰而驚傑愈　上進一官賜
銀五十兩表裏一　上試馬御馬監辛腹痛傑愈
上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遊幸傑恒從
上常枕傑肩而卧有所摩撫　上不以屬便嬖一愈
上病則　上進傑一官為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固讓
三年而遷院使　上欲以禁衛銜傑賜蟒衣傑謝曰
臣幸以藥囊侍　陛下敢乎哉　上南廵傑以醫諫
縫之泣　上怒叱曰汝謂以藥囊侍我者耶自是不

得從行 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見傑疾召之馳入見 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還通州時江彬力請 上復幸宣府意 上病或有不諱恐誅易為變傑診已密言諸大奄曰察 上脈幸可及還內耳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奄然之乘間曲説 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 上病狀即詭言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 上崩彬坐誅傑有

于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刳割湔洗若華旉然人不之信過嵊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刳割亦死不刳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瘀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傅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

李王字戒章六安衛千户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王胗視

曰此蟲咬腦也合殺蟲諸劑為末吹鼻中二三日蟲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杖揚至者王針之立去其拐淅有病痿不能步王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鼓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況疾在表而深非小小藥劑所能去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单衣坐其中續續繞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数升幾死王診其脉曰此子癎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两都

號曰神針李

王肯堂號宇泰又號念西居士南直金壇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編修精於醫道有醫學準繩諸書與丹溪心法並垂為世

無閭子姓趙名獻可別號養葵著書曰醫貫其言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煉之為丹釋傳之為燈儒明之為德皆是物也一以貫之也其以命門為真君乃一身之太極即在兩腎

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于二陰之中也故指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不離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水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于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其用藥以六味八味丸為主多著奇効會稽張景岳名介賓本其說而推行之註　經行亦名醫也

石匱書曰太史公敘扁鵲倉公列傳其人為千古奇

八病亦千古奇病術亦千古奇術遂使其文亦成千古奇文我明醫學都只平平使傳述之人何所措筆近稍得其乃圭起死幽秘可傳者又皆為草澤中人然則天下名醫其埋沒於草澤中者亦已多矣

石匱書卷第二百六

明　紱南張　岱著

列女列傳總論

石匱書曰列女者女之流也有以賢孝見有以節義見有以俠烈見亦有以才慧見品類不一故曰列也世多認列爲烈其間不無遺議范曄之入蔡琰不當爲千古口實乎蓋其請給筆札手錄遺書事自可傳曄總曠之豈以從鹵之婦乃辱我彤管也哉

范氏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召為女史授孺人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為仁孝皇后次為代王妃季為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故也仁孝皇后崩比時妙錦年二十八　成祖聞其賢欲聘而

立之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　上意女官直抵其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掯其面示之曰吾面有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睇視曰尊貌明瑩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為尼　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畜髮如舊仁宗張皇后自其為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歎服之宣德初皇后為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

女肅拜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人私相語曰是薄皇后而不為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焚脩終其身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為開州守失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守坐累死家人皆遣戍金齒衛宋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以聞　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開守之祿養其姑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

死妻子當沒為官奴柙卒欲桃錦奴從錦奴借梳掠鬢錦奴擲梳地下與卒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為計行至陰澤崕屽峭水深四無㨫路從肩輿躍下投水中衣學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柙卒數輩驚捄至則死矣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李宗順妻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梔而欲汙之晏氏紿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順入國

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與宗順妻同時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真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友諒寇南昌淑真取琴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此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明日友諒至赴東湖死

林淑圓莆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圓方七歲擊登聞鼓訴冤　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餼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肉救母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没繫京獄妻吳氏走依母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之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棄大窨中泯其屍時孝女襁褓耳既長問母曰何無父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及笄男氏以配吳氏之族于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恐事其家廟耶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柰何及星期已屆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雉經室中衆驚愕詰其母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為父報仇也號慟數日

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之罪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懼爲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爲兵卒從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遇其叔父乃贖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于成都之尹氏成都人稱爲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携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爲業衣之小兒衣以便

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聽父所業善聽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鬻販同卧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溲溺必暮夜踰年與偕歸突然笄矣善聽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曰我故無弟善聽曰我是善聽也泣語姊故姊曰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聽曰如不分明則妹甘死姊召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聽爲婦人裝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即以妻之

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之厥驚
異遂勅為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諸娥山陰人父士吉以訟觸太守怒笞之二子應璧
應奎共膂力道遇太守騶持鐵鋤犯太守車以報父
怨被縛上巡按巡按以聞詔以太守激變逮太守并
逮士吉應奎應璧暨娥至京父子皆坐辟父老且病
娥方八歲哀號不止父友朱克和者為娥作書走卧
釘板釘刺骨纍纍　上憐之減死止戍其一兄赦一

兄送父及娥還浙娥創重道辛未克和又心憐應璧冐應璧名之戍所而并脫應璧歸里時人義之應璧歸數傳後生禮部侍郎諸文懿大綬以鼎元起家萬曆三年直指上其事配享曹娥祠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永樂中康至興文閣棧道墜江死袁氏聞訃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不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於崕側詔書旌門

唐貴梅池州貴池人笄年適朱夫貧且務有老姑者

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至池見婦恍之密以金帛賂姑〻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勿聽斷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寔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衽襡雉經于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乃旦手持朵杖將入室捉之且罵且行曰惡

奴負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𠻳親黨咻曰生既以不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慟爲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于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陰雨晦瞑每見形梅樹之下

寒香曉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曉翠姓李氏年

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侍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谷截其髮以見志公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閒通聲問月餘公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窺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舉嘉靖己丑進士歸旋二氏曰妾等犬馬齒已踰七矣幸不辱先公於地他日

相從可無汗顏矣又况有往後邪于是即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皤然衰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為之奏聞旌曰雙節

指揮林興妻龔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聚攻廣城興沿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氏率軍人媍挨兵登陴皆盔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粤人謂之女子軍

義倡邵金寶者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叅將

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無可寄委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屬邵曰吾生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贏者盡予金也邵策曰費以其餘結權門貴公子驪而賈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布置公子得綸不貲竟因以出綸之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游擊而邵提還綸更羨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之俱官綸妻聞之自家中来爲高坐坐邵妾身下拜命侍女强持之勿令答居旬日語綸

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為夫子出力乃在故游娼妾不能為夫子妻妾歸矣卽與夫子居惟夫子念之垂淚而別

京師娼高三者昌平侯楊俊與之狎昌平去備邊數載媼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搆陷以大駕蒙塵謂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獲之固罪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衣而

來乃娼也楊頋謂曰若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　往妾隨至楊既喪死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紐接着於頸頋楊家人曰去塋之即自刎練經於屍旁

林大輅妻黄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為工部員外郎　武宗南巡同邑黄鞏與諸臣疏諫　武宗下鞏等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跪大輅偕同官蔣山卿

何遵疏救曰罪不及臣臣實恥之疏入廷杖百下
詔獄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氏日夜焚香籲
天祈夫免死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
妻為咀呪　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氏入獄當廷
鞫銅桜鐵箠備極毒楚至斷指不承鞫者徵諷之黃
氏發曰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
勿出宗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
能直妾敢媿為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

不任刑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藉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略嘉靖中歷官都御史

陳小奴為黃三尚婦居臨海之康功里三尚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於門忽聞三尚為虎所扼遂棄女於地手執門關追至山足奮身號呼拽持夫足於虎口中提關擊虎虎驚擲三尚去而三尚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為女御史有

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衆擒迫以歸小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奠亡夫燒除靈座即復來土豪從之奠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潭上厲襁綴女碎面戮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為收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井小奴事在正統時而土豪竄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瑾素弱葛善為調節伙讀書戒

化中以進士為分宜令萬與俱往其明年瑾病踰時而卒所貯析銀尚數千金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寇卒至諸薄丞挈家走匿萬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瑾於他室埋其銀污池中萬著瑾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

烈女熊氏麻城人十歲許字邑人劉康康疾篤女割

左股遺康幼弟誤棄之復刲創處寸許遺康食之竟卒訃聞女伏地哭曰吾事定矣是日即不飲食求死母勸曰汝與劉未姻雖嫁不為失節也女曰我已割肉飼劉股肉無幾可復與他人飼乎義不獨生母強其食再三乃紿母曰弟伴我送劉殯即無死母攜之往見其姑即大慟至墓所觸柩仆灰壙中吞灰塊嚥噎求盡親黨力與之至家夜凡兩縊守者解之至曉告姑曰欲我無死須為我立嗣姑喜許諾請尊長立

券付女女佯笑拜謝徐爲姑曰我困甚求靜臥暫息姑從之女入閉門遂撲撞大震擊身擲地者再急破門視之見倚壁卓立如生撫之則氣絕矣死年甫十八

歌者婦張氏善歌而姣南中大帥恃勢恣橫召歌者婦供應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從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其綺麗以悅其意逾年往諧之婦欣然接待情

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于袖中拉師刺之師絕袂而走婦逐出適有奴居前闔其扉獲免旋遣執之婦已自斷其頸矣

貞婦吳氏行三故三娘名閩之晉江人為女時以禨艷稱見者嘖嘖皆有娶妻當得麗華之羨其所謂表兄則因伊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也蓋稍長故三娘以兄呼之及三娘既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同里人不記姓名蓋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

忽語三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唯踰數日去者杳然其舅姑疑焉問之三娘則曰彼過吾父耳及往問其父則曰吾未見壻忽一日得無賴子所遺一屨于荒丘間舅姑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疑曰殺吾子必婦也婦雖不殺吾子吾子緣婦而死蓋疑三娘為處子時與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于是執獲與人鳴之官時左方伯實公者亟召三娘詰之則佳麗人也方伯心念有婦如是不半月而棄之此非

人情三娘之夫定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箠終無橈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楚則自誣服于是索尸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再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皆病瘐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安歸乎惟有一死耳然亦不遽死其繫獄也薪水不給則為縫紉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喞寃而白之上帝不如忍恥而雪之人間吾心明則身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遇一

孌童心好爲故隨之粵東耳至關留鞋何意則曰吾以絕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撫心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停步空舍中召無賴子詰之曰吾與若大義絕矣一言而死耳若死吾父兄若玷吾名僅以一龍陽耳且半月衾枕三載閨闈若之梢予若予也負心哉無賴子赧不能對惟牽衣謝過于是三娘絕裾而去曰訣矣訣矣手持一牒嗚嗚訴堂下堂上人忿無賴子重撻之慰諭三娘使歸歸之夕即自經死無賴于

後踉蹌遁去不知所之

烈婦汪氏歙之潛口里人年十七適夫程耀如夫婦相敬如賓姑方氏病烈婦侍湯餌衣不解帶者旬月姑病瘳乃已歲丁巳挈家之閩邸一日欲就試新安別去烈婦深知夫患瘩疾日茹素爲祝夫至家瘩益甚弗克竣試事就醫京口汪氏聞信朝夕籲天願以身代無何凶聞來閩汪氏一聞慟絕姑方氏力救稍甦絕食凡七日方氏慰諭再四重違姑念勉強進一

已而不食如故方氏監視其坐卧又數日俟姑起梳沐遂取帶繫頸死

周孝婦張氏眞州農家子周祥妻也姑湯氏年老寢席數載婦憂之坐起輒嘆俄見道人立于門因問吾家有老病者久不愈有方耶道人應聲曰須人心肝立愈矣婦怒曰人肝耶可得曰肝有諸身割之而得也婦嘿然曰誰能割者曰非其子若女即其子婦他人安能婦入取餘糧出予道人已不見出戶東西望

無有也心念是神人命我祥有從弟丈顯者向為其
母病刲左股愈是年春其父病刲右股尋亦愈孝婦
乃從容向其家問所刲狀丈顯曰刲即刲矣何問為
婦歸而歸思又問閭人肝所在處持一升粟向桃氏
置利刃六寸餘會未得問時農時方隙乃時促其夫
祥往耕曰事寧先人祥戴星往及旦遂刲左腹創三
四寸許血外溢內蔽于黃脂不見紫色如肝者探手
得之出數寸割之擁以敝衣束帶起而熟薦諸姑姑

素愛少子且小姑年已十四五婦囑叔若小姑無溷
姑食俟得盡此羮姑食之甘媜歸室而卧祥歸詈其
不時炊也曰予腹痛小姑視之見血流薦席始傳播
于市姑起而遂愈市人皆曰吾故聞有香味之異是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二十一日也真州令博陵
王某亟異之為請于上官月賜孝媜粟
程氏徽州歙縣人歸同邑胡尚絅崇禎辛未四月絅
染疾不瘳婦私刲股二片啖之不咽而嘔竟不救時

年二十餘耳婦少生數歲即絕食誓從地下以有娠翁姑強食之無何果生男撫之越歲正月六日以痘殤婦復理前誓致謝翁姑竟絕食百口曲喻不聽徐簡奩中珍珥無幾盡令變易為就木費無損翁姑自擇十九日之吉如期而逝先是夫嘔二肉以瓷函之置床頭至是取附諸體曰示吾全歸直指題請建坊旌之

海康吳全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於新會備作

劉銘家銘見莊氏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梁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跌之海中越三日莊氏見夫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氏物色其衣褲金也即歸挈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死時年三十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跌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人有司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歸烈婦陳氏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二年

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尒母寡居無子我即
死畢喪尒自歸與母居養尒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
即死妾將隨君善世死婦哭拔斂欲自裁母抱持奪
斂婦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矣自數至死者四無
子宜以年少至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
子奉養無須我至死趣母市棺曰我婦人死即殯不
可露屍竟自經死
崑山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于陳氏斷髮

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為孤孤亡吾死待葬畢耳偶聞外議諷之登車即用石灰自矐雙目居一年葬夫畢舉首觸石復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卧棺中不語三日死

山西二烈者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坑三五十處處皆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鬻遇一男子出戲言調之慚甚遂撞石死又有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

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

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

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敉

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恐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

死

二戍卒婦洪武末有戍卒其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

死汝年少當再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

子庶相保也語時適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

志乎妾請先遂投塹而死其一夫臨刑婦脫簪珥求
酒肉啖之曰當從子俱死竚視河橋上見夫死即自
沉
雄山四貞者趙公賢女名閏兒正德六年霸州賊流
刧郡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至工党居民竄匿山谷
摎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為擄置馬上輒自躍投
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其美挾上馬以刃
脅之復自擲踣地罵賊求死乃彎弓矢貫其眼復下

馬斷其右臂以死焦相妻程氏爲賊所牽力卧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數道瞑目罵不止殺之袁佩幼女雁菊年十六見程氏死亦力拒不肯行賊好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王川妻平氏被驅衆中見路傍井茇謂群娼曰吾志遂矣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詔旌爲四貞

正德年間狂賊劉六劉七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一日次東平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步將度

勢不可脫即跪侯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污之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逼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為次及大姑〻侯賊上體即兩手交按賊頭小姑以死踞其身賊疲不能起嫂即其刀斬之往報之官准格給賞時皆壯之

薛花娘者濮州妓也賊未髮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逋出報官因遂盡攻悉擒其衆

山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貧居紡織為業里中惡少王宰素窺瞷之女自持端謹他日母出宰踰垣偪之桂堅執據其牀欄々毀身終不移罵不絕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為治其罪

烈婦劉氏歸于王生生甫十六烈婦少於生三歲生補邑弟子有聲發憤下帷不勝勍得疾寖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乃又不敢弗見晨昏進湯藥悕瘁發貌生卒不起家衆環哭顧獨不見烈婦乃偏室户

縊矣排闥而入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曰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縊偶係脫墮地蘇烈婦哭曰奈何束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婦烈婦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斂服責餙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霢霂者再烈婦歸休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毋忤我風立觸汝矣及

夕顧侍女具食于廚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
則巽風復歘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為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
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以
和工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濂受學通尚書事曹
國公文忠為叅軍陳善効忠甚見禮重洪武中以內
職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于獄石氏號哭不欲生吏
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門婦死其鬼耳夫既

亡寧能污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嫗饋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絕　高祖嘉嘆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其閭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早亡母窘衣食欲以適烈女泣曰不幸父喪又失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怏怏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斌前妻子遺婢潛說欲污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詈曰死則

死矣吾肯就其辱耶一日弑它適前妻子樑仍即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死不受辱前妻子遂刺殺之弑歸捕前妻子置空室中絕食死而郡中大旱守何文淵禱雨不應曰吾郡中豈有冤乎耆老以烈女事告文淵大驚為文往祭天立雨

六烈女者皆祥符鄢門西人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寘死者懷中

于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褁髮寘瑄懷中瘞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井縞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女聞縊死後五十三年瑄有侄曰永康者改瘞瑄而求陳氏骨合爲瘞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矣之曰君死妾必不願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死高氏者晏永

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于几筵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毋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九耳柰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魏相妻也相死祖姑王覘婦有決志引婦登樓同卧起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哽結其祖姑曰我渴甚姑信之下樓取水婦以手巾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

林死則匍匐號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于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甯男舖而夜殺其鄰舖客盜其財于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崩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為孝子我獨不能為節婦耶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事于官為六女立廟

李華江西人娶婦胡氏華隨父經商姑易氏淫縱日

與諸惡少遊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特時時切諫姑及諸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嘉靖十九年撫按上其事爲立祠名褒烈

烈女周輝者居庸人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耀待年而耀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閾奔訃吞聲哭自發其飲食旬有二日自經死先耀家買棺得巨木析而二之至是遂以斂輝死家所藝花卉一夕

盡死

竇烈婦瑞州通判姜榮妾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瑞州妻倉卒付竇印亟集兵府無城而賊入以刀傷姜妻竇哀救免之因執竇竇先藏印池水中既被縛行有同被縶者父子也竇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令其父歸報令來贖我也賊如言竇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傍紿賊渴欲得飲因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祀之

邵縉紳妻陳氏縉纓妻黃氏上杭人宣德中福建亂二氏奉姑匿金山岩穴閒賊執欲犯之二婦紿過河入他舍可聽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受辱涕泣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水上兒尚在抱中人感悲詔旌門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遺妻劉氏子羅年方六歲親戚憐劉氏少寡諷使嫁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

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曰義姑塚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氏被獲悦其色欲污之楊氏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之罵益厲賊剖楊氏腹刳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饑欲以二女為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為娼二女不

從以死自誓雄強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既
三日與屍挽手並浮水面逆流而上衣履如故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樾綿而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
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于美少年惧女素烈不可
動乃俱佯出屬少年偪近之女覺紿曰俟沐浴以從
浴竟執父所業綿樾奮擊少年少年皆仆女自縊死
既瘞墓上草棘不生
鄧烈婦諱閨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十有五歲而適

璜潭曾景貽正德間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奪為淫汙烈婦闞憤憤曰狗鼠乃敢豈謂人盡懼死耶忽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亂兵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姑出走盜得之索賄槩與首飾請姑姑脫請子子脫乃獨絕烈婦脛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牛尾洲度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後人來至死所往往見黑氣一如車輪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請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無污
地瑰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林淑温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温聞訃即
日去盥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
奮身投海賊救起之欲殺其父母以偪其從女曰辱
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嚙舌而死賊憫焉乃
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

且病蔣誓不嫁母家為之媒蔣氏曰已從夫而致弟失所非仁也况能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為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為娶婦家財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暟之女永暟妻生妙聰及子四人而永暟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暟妻痛不自勝歎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

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瞽妙聰朝夕奉事焚香籲天日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男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鄉人稱之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容之子容老且嗜酒終日嘖嘖容嫗多與諸惡少私貞女見之驚反走嫗惡之日事

鞭朴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嫗逼貞女誘之者萬方不應一日直偪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巖哭泣達旦嫗恐事泄縶諸床守之貞女哭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曰刀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椓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其室反風滅之事露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得其狀杖嫗死暴嫗尸於郊烱令毋收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

群鬼啾啾遂之始令芻獄時出貞女屍經暑三月顏色不改創孔中猶有鮮血立祠祀之祠傍人聞鼓樂聲自天下者數日

歙中七烈者孫氏松明山人汪永錫妻也家故貧賣餅為業數年永錫瘵久孫侍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迨于今願天授予嘉耦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即有不諱竊自計大事畢而從君今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詎能察耶請

發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先永錫十日歿鄭璥長齡橋人娶汪氏女居數月而璥客死女聞慟而絕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〻卒家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汪氏適夫謝湯湯病狂每狂發因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其後湯病狂愈甚又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惟謹會倭寇入湯狂走出候人

以為倭也掠获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祭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子又死我奈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為信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户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授季女鑰投水中死陳淋人為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闕廣盜入吉安一中死焉淋人輒赴井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即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

主喪淑人乃強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朝夕奉喪歸至之日遂不食予婦奉饘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母何忍見倍母縱棄予若婦謂諸孫何淑人徐應曰孺子長矣上事祖母下撫庶弟能任之即母不幸以病疾終悉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妾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祀忠愍祠鮑氏者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賈家若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即凍餓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

不起以其私告母擇可者熙之鮑聞之自傷乃趣為應甯治喪具既具謂應甯曰君蜀與君母言妾聞之矣令喪具既具請先君其侍君地下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桐埜汪鳳後十五年鳳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媼勞之女語媼曰毋多言我生死同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猶可須臾毋死從姑歸不來

吾不久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其不可奪也遣車迎之比至褰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葬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載而應玄病惟李爲遺憂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妾君在與在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于是歸辭其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畀分之

應玄死斂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入救以甦父至泣曰汪卽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可矣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暮遣守衛人出就食食頃縊卧内死汪道昆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〻也亦風教誘俗使然耶柳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乎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陳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王烈婦宜陽縣人婦貧窘出外貿易為狂且執其手因自斷其臂死之萬曆六年旌表立祠

巴縣侯節婦夫戍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剪刀刺心而死

劉烈女者錢唐人也居江之滸年十九字諸生吳嘉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嘗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嚴家貧所居淺隘與少年張阿官鄰阿官故遊蕩窺女貌都狂發夜踰垣上樓穴窓入逼女女大呼賊踉踏脫走

元輔驚起擒阿官縶而髡焉未及旦阿官兄予養忠
知之遽糾黨斬門誅奪阿官且鳴金號于衆曰元輔
實以女俍而又屏之女聞之拊膺長號曰天乎辱人
至此當是時女父母專外禦不能中顧及事解散登
樓見女投繯奔救已氣絕乃以聞于郡有訟梟曰丁
玉蘭者爲阿官謀賄元輔金啗獄元輔顧訴女承汙
若爲奸露然者時郡守河南劉夢謙者有廉明聲傾
念即如父言因無死法然心固疑之乃故軒其獄而

險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女潔烈及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開文雜治之一訊吐實于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譟呼有為之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劉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死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眉宇處子乃拊屍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縷縷如含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

廷自搏叩頭立死倪元璐曰女不幸著烈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擊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恠天地之性循常喜安而當其變生氣作則躍為雷霆播為風濤其固然耳今夫羿夔伊周非必奇鬼而萇弘著其碧血伍胥馳其素車皇英姜姒不謚窈妃而曹女沒而載屍李娥烹而湧鐵此非為聖鬼悶然傑嵬狡獪驚夫循常者神靜嬰變而氣翔也故曰多所見少所恠使儒者閉戶枯坐讀古人書見萇伍李

曹之事必將心疑以為荒誕今觀于錢唐劉女者則
豈不然乎

石匱書曰後漢書龐淯母傳寥寥數語不甚昭著及
見皇甫士安一傳形至刻畫幾欲呵活娥親文人之
筆可多得乎哉我明列女夥唐踰宋其間俠烈之事
愈出愈奇特無龍門椽筆一寫鴻門耳鮑照才短詎
能與范曄分過哉